

马拉美与“道”

[法] 查理·莫隆(Charles Mauron)

车琳译

由于现实生活与艺术之间的矛盾深化成不可化解的焦虑,马拉美在早期诗歌中毅然决然地表示了绝望的解决方式:自杀,或是某种近似的毁灭方式。然而,其中有一首诗^①转向另一种途径:因淡泊而归于宁静,心灵的休憩既是超脱亦是创造。那么,追求崇高理想的马拉美,赋之于“心灵澄澈细腻的中国”的形象与恬淡气质,这是否纯属偶然?我们无从推断说马拉美比同时代的文人雅士对中国的了解更为深入,他想象中在瓷器上作画的中国艺术家形象虽雅趣盎然却很寻常,我们姑且认为这只是出于马拉美与中国文化直觉上的相契。一个伟大诗人的直觉可以敏锐地触及深层次的精神契合。我认为马拉美就是其中一例。

下面我将沿此思路,由表入里,执一方向进行专门探讨。因措辞委婉以致词不达意之处,敬请读者包涵。首先要说的是,初看上去,马拉美具“天朝帝国”文人之貌:温文尔雅,在我们看来似有多礼之嫌;雅人深致,追求细致入微、精雕细刻,同时崇尚淳朴,尤其喜欢自然山水;浓郁的诗人气质,以文字为信仰;虚心平意,不露圭角。这几笔描述可以说是信手拈来,我肯定还存在其他相似特征。只是以上列举并非无凭无据,已经足以勾勒出相像的轮廓来。其中最后一点尤其典型。中国有句成语“小心翼翼”,这种不事张扬的特点是一个民族的性格。切不可望文生义,它根本不是“慷慨大方”的反义词,也不是“心胸狭窄”的意思;相反,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心神专注,精益求精,并含有谦卑之意。谨小慎微是为了“成其大”。《道德经》可以说是老子留给中国人的精神遗嘱,书中阐明了其中

^① 即 *Las de l'amer repos ...* (《倦怠》)。——译注